



电邮: opinion@sinchew.com.my

10. 9. 2023 | 星期日

# 行動黨只需要照顧華人?

## 思考筆記

陳利威  
任職學術機構

从行动党的斗争史来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确实是从华裔裔在政治上处于不平等位置出发。它在这种政治脉络下诞生、发展和取得成果,在今时今日有着怎样的矛盾处境,而这理念又将如何重新出发,值得探讨。

这个以华人为中心的理念,对于现今行动党无疑是不讨好且尴尬的。不讨好之处是行动党现在已经在朝了,决策必须考虑全民的需要,不像以前的黑白分明,很多时候无法单纯地以华人为中心就决定一

切。

尴尬之处则是,火箭崛起来自于华人的支持,从草创到执政,都与华人选票脱不了关系。在其政党发展史中,以华人权益为核心的思考和路线,在华社眼中是不可抛弃的,那可是它义薄云天的使命。所以也不能怪大部分马来穆斯林眼底下,行动党是彻头彻尾的极端华人种族主义政党。

因此当行动党必须以在朝的位置来做决策,很多时候需要追随团结政府的巧妙之平衡,需要妥协的时刻,就会出现顺得哥情失嫂意。在党内,也数次出现所谓“去华”的争议。

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做法,在社媒普及的今日将无法奏效,轻易就可暴露于天下而无处自容。再说,懂得华语的非华裔群体也逐年增加,一切将被摊开来看。目前,行动党的理念就是处于左右不是的两难之中,长久而言,将得罪传统支持者,也同时持续开罪另一方。

在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和各方势力拉扯博弈的时代,行动党急需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核心政治理念,寻找一套新的话语和论述逻辑。此新话语千万不可模棱两可,在不同群体说不同的话,采不同的立场。

就像陆兆福所说的那样,行动党的斗争议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其实符合联邦宪法。这个口号,本来就具有照顾全民的平等关怀,所以未来的再造,是要展现真正关怀各族的需求,那才能在政治上贯彻此崇高的理想。在大马人口老化,面对全球竞争的时代,各族的子弟一个都不能少,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潜能,才能让这片土地繁荣富足。族群之间的竞争已

经没有意义了。

为了落实马来西亚人的方针,在面对涉及种族和宗教课题的争议时,无需回避来自各造的压力,直接做出真诚的解释。对华社,要让他们知道此刻是全民需要的时代;对非华社,也无需回避这个立场。看到非华裔有难和不公时,也须要发声。只要全民任何一个群体遇难,根据此理念伸出援手。

如果行动党可以让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提升为以全民为核心的理念,处处以国家需要来回应难题,长远的努力下,这个高格局或有机会取信于民。当然,那一套代表所有人的理念,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践来论证。淘汰不可行的话语,留下有效的论述,这个过程之中,或会踢到铁板,但可慢慢地从经验和教训中,建设新的全民之口号。

## 納吉和塔辛命運大不同

泰国和马来西亚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都实行君主立宪制,都有正在服刑的前首相,并由两个几十年来一直为敌的政党组成的政府领导。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之处是,两国在最近大选中赢得最多议席的政党是国会中的反对党。不过,由于泰国有一个军事机构,有权任命77%的参议员和涉政的军事领袖,因此其军事制度在政府内阁的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前进党赢得了最多议席,但其领导人仍未能获得国会支持组建政府。这种情况导致泰国政局持续三个月的动荡。悬峙议会为流亡15年的前首相塔辛提供了重返家乡的机会。此外,他抵达的时间,距离他创立的为泰党任命的新首相赛塔,仅相隔几个小时。

泰王哇集拉隆功上周赦免了这位前首相,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他已与王室达成协议,将其刑期减至一年,以换取维持他们的权力。

前进党在其选举宣言中提议修改侮辱王室(冒犯君主)罪的刑罚。事实上,泰国王室感受到了深受年轻人和城市居民拥护的前进党的威胁。

拥有乡区人口支持的为泰党前首相兼陆军总司令巴育领导的亲军人的统一泰国建国党之间的合作对大马来人来说非常“熟悉”,并提醒了我们,没有永远的政治敌人。

事实上,统一泰国建国党是从塔辛妹妹、2014年担任首相的英叻手中夺权的政党。

正如希望联盟一国内阁政府的主要说法一样,为泰党一统泰国建国党政府表示,他们达成了共识,以确保国家继续进步,而不是陷入政治僵局。

消息公布后,不少新闻报道指泰国民众对政党结盟感到失望,这种情境再次让人想起马来西亚第15届全国大选的情况。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塔辛和前首相纳吉的受欢迎程度。塔辛回到泰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尽管他一抵达机场就被捕。数百名身着红衣的塔辛忠实支持者在私人机场航站楼等待,他们举着海报,高喊着鼓励他的话语。

就像叔叔阿姨们怀念一马援助金(BR1M)、帮助渔民和农民的“Bossku”一样,许多泰国人仍然记得2001年至2006年塔辛执政下的30泰铢医疗计划和农民贷款计划。

塔辛和纳吉目前的不同之处在于,为泰党仍然受到低收入群体的欢迎,但巫统的大部分乡区支持者已经转向国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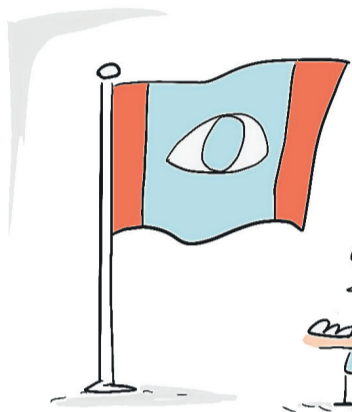
对于纳吉来说,他的案件比塔辛的案件更为复杂。政府和王室欢迎塔辛回国,相信他将在泰国政治中发挥作用,而在马来西亚,各方都希望纳吉再次入狱服刑,许多人仍在等待前首相夫人罗斯玛法庭案的结果。

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案的处理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纳吉可以轻易获释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还有四宗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这两位70多岁的政客在各自政党中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强劲。塔辛预计将帮助为泰党与其他联盟党一起掌控政治局势,而在马来西亚,仍有许多巫统党员期望纳吉回归,带领该党重回昔日的辉煌时代。

玉慧冰心

谢玉冰  
国际机构研究员



笑里藏针电话仔漫画



## 在吉隆坡“搵食”

华研主 邊緣評論

安焕然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同是留台的姚迪,刚看我对雪隆饮食有意见,特邀吃饭,也把几个留台的学长学弟给聚来吉隆坡老牌餐馆适苑酒家。据说,这家餐馆是70年代很多吉隆坡人结婚喜宴的地方。如今水平还保持着。姚主席点菜,道道好吃,道道地道。幸福了。一道道菜上桌,我连赞:这才是吉隆坡吧!曾有人这样跟我说:“你在吉隆坡和怡保要找好吃的,就进他们餐厅的厨房,看看煮粤菜的厨师是不是讲广府话的。”

老实说,来雪隆加影教书两年,还是有点吃不惯这里的食物。相较“小汕头”新山的食物,这里太重口味了,咸又太咸,辣又太辣。上菜快速,饮食陷阱也很多。虽然好吃的也不少,就是要用心去找。有一次,在加影一家餐馆的“今日菜单”看到一道特别的菜:芹香蒲鱼。“冒险”点了,好吃。问:蒲鱼是什么鱼?回说蒲鱼就是魔鬼鱼呀!话说唐朝韩愈当年被贬到潮州,惊讶于潮州的饮食有很多他没看过的奇怪食材,而写了一篇《初南食贻元八斜律》,文中提及“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这不就是魔鬼鱼吗?原来潮州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会料理魔鬼鱼了。不过,据了解,今天鱼产丰富的潮州菜谱里,蒲鱼(魔鬼鱼)应该不是主调,潮闽语今天也不这样叫,而是称为hang he吧!倒是“蒲鱼”这个称法,广府粤语还是这个叫法。

什么是“中国菜”?什么又是华人餐?其实,中华料理有两大基调,一是浓香的基调,一是清鲜的基调。以宋朝为分水岭,前者浓香之料理,大抵是元明以后才成势,尤其是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内陆地区以辣椒和爆炒为主调的料理。而后者清鲜的料理,则是宋朝以及宋朝以前的中华料理之主调。惟自明清清辣椒味盛行以来,中华的清鲜味被辣椒浓香重口味盖过了,反倒是在偏离中原的中国东南闽粤地区积淀了其味清鲜的“老传统”。随之下南洋,这样的饮食文化也扎根于我们的新马一带。

我们新马的中餐料理,粤菜系是优质品牌。而认真来讲,粤菜本属中华料理的“清鲜”基调,跟今天以香辣见长味重的“中国菜”是不一样的基调。姚学正《舌尖上的广东》就指出“鲜”是粤菜味道的灵魂,“清”是粤菜味道的纯正之本。粤菜系擅于清蒸、白灼、清炒,调味料大多都是单一的清酱油。明清以来粤菜又融合南北厨艺精髓,小炒拼盘,打滚不见汁。料理的肉质求其嫩滑却不生,茶楼点心亦贵在鲜美又精致。即使炖一碗肉汤或鸡汤也要熬上大半天,而且有的敢不放盐。煮白粥就纯白粥,什么“味”也不放,却熬得更够味,“无味”显“本味”。说是清鲜并非淡而无味,而是“不走味”,要吃出主食材的正味。传统粤菜,味清鲜而不淡薄,也不好劲辣。这跟中国宋代以前的料理精髓是一致的。姚学正指说“先秦诸子多有谈饮食之文,一律是反对厚味”。雪隆今天饮食偏重口味,想来是后来的演变。跟饮食文化的互融涵化有关,恐也跟都市化市场化的便捷“速食”有关。

当然,谈饮食文化,也涉及在地的文化情境和集体记忆。来吉隆坡找吃,是要寻找什么味呢?那天,同事带我“进城”吃早餐。吉隆坡的美食,值得排队等。燕美律老字号(三间庄)猪肉丸粉,摆盘、给料、酱料,色香味俱全。糗条美美摆盘,并被厚厚的肉碎和猪油渣浓浓的盖住,再放几块超好吃的烧香肠。长方形的猪肉丸给到六块之多,其中两块还是油炸的。顾客人多不用怕,外劳记忆力超强,不会忘记你。吉隆坡价,不便宜,一碗15令吉,还是值得吃。不要太在意那个环境卫生,下次还是会想倒回来吃的。在吉隆坡,感觉旧旧的老店的店的食物,总是比较好吃。人说首都是先进大都会,但最令吉隆坡人称赞的,反而是一些老老旧旧的东西,讲广府话的美食,龙蛇混杂的老店最精彩。这个才是吉隆坡。

## 賽沙迪出走影響有多大?

烈火真金

鄭名烈  
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在国会获得148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刚好跨过三分之二门槛。这对安华在接下来增加国会选区的议案有着重大的影响。倘若148名议员当中,有人撤回对安华的支持,或者在增加选区的议案进行表决前有特别事故而缺席,重划选区的议案就通不过了,绿潮的挑战就更大。

赛沙迪是土团党创始者25人之一。2016年自土团党创立以来就担任青年团团长,2018年509大选代表土团攻下麻坡国会议席。但在2020年2月发生喜来登政变之后,土团党分裂为马哈迪和慕尤丁为首的两大阵营,赛沙迪因追随马哈迪而被土团党终止党籍。过后马哈迪另起炉灶成立祖国斗士党,而赛沙迪则自立门户于2018年9月7日创立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并担任党主席至今。

2022年1月柔佛州议会选举。MUDA首次参与议会选举,选前与希盟的诚信党和行动党达成协议,互不在同一选区上阵,但却和公正党谈判破裂。公正党要MUDA让出优景镇上阵但却没获得后者同意,导致公正党在原本协议由MUDA上阵的拉庆州议席插上一脚,两党就此结下梁子。但柔佛州选公正党和MUDA均表现不如预期,各自仅夺得1席。MUDA在落败的6席均保住按柜金,但其票源绝大部分来自希盟的支持者。

MUDA在第15届全国大选仍选择与希盟结盟,总共获得分配出战四个国会选区。除了赛沙迪本身捍卫麻坡国席外,希盟也让出柔佛丹絨比艾、雪兰莪的丹絨加弄,以及沙巴的马鲁都等席位。选举结果只有赛沙迪在三角战中惊险胜出。MUDA的号召力明显开始衰退。各区的得票并不高,胜选的麻坡只有37.55%,沙巴的哥打马鲁都更只得6.46%而丢失按柜金。

在6州选举中,MUDA与希盟及国阵未达成协议而独自上阵19席,不仅全军覆没,还丢失按柜金。但在雪州双溪甘迪斯夺走了1341票,让公正党以167票败北,至今仍让公正党耿耿于怀。

自安华与国阵、砂盟和沙盟组织团结政府以来,MUDA与希盟,尤其公正党的关系就渐行渐远。MUDA在国会仅有1个国会议席,影响力明显太小。从内阁官职分配被忽视,到6州选举被排除在外,党领导人赛沙迪自然心里不是滋味。此次放狠话扬言要让团结政府失去国会三分之二优势,明眼人都看懂是一项投石问路的计策。

其实,在团结政府中,除赛沙迪之外,心存异心者大有人在。若不是受限于反跳槽法,担心丢失国会议员资格,早就施展奸猾功去谋取一半公职宗耀祖去了。赛沙迪此刻亮牌嚷着要出走,或许早在希盟的预料之中。

要确保国会拥有三分之二优势,安华还需要几场补选,并且还要来自在野党的选区,同时必须取得胜利。赛沙迪的摊牌之作,或许会被团结政府冷处理。到下一届大选,麻坡国会议席很可能就由公正党或巫统直接上阵,取而代之。

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到了人们如何用不同的说法来解释和应对政治不稳定、经济不确定、不平等加剧及工资低等各种危机。正如我们在马来西亚最近的选举中看到的那样,各政党混合使用意识形态论点、民粹主义口号和主要人物来传达他们的信息——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种族、宗教和王室等“3R”是如何被双向利用的。

政府目前的口号是“昌明大马”,取代了历届政府的各种口号:大马一家、关怀大马、新马来西亚、一个马来西亚、文明伊斯兰和2020年宏愿(我相信其中有一些口号比其他口号更令人难忘)。

昌明(Madani)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任和关怀等核心价值观的首字母缩写,但即使是在马来语中,也需要通过一些文字游戏才能拼得出“Madani”。它有四项议程: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满足国家的需求、创造和平繁荣的未来以及发挥人民和国家的潜力。这些价值和议程又针对经济与金融、立法、机构、教育、社区、文化、城市及乡区这八个主要领域。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毫无疑问,公务员和(更可能是)昂贵的顾问会针对具体部门制定各种评估和详细目标,以圆滑的方式呈现整个概念的实质内容。大量的信息图表和企业术语掩盖了这个事实,即此类举措的挑战在于如何取悦所有人。

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才能找到方法更明确、意识形态更强的例子。值得庆幸的是,有一种遗产确实被反复使用,尤其是在国庆庆祝活动中。那就是在唱国歌《Negaraku》之后朗诵国家原则(包括其序言,其中使用了著名的“自由”一词)。

上周四在森美兰州,与多年来的情况一样,州务大臣率领群众(每项原则都以适当的高射炮筒作为点缀),我很高兴看到州立法议会的新反对党议员也参与其中。在半岛的其他地区,人们对州政府是否会采用联邦政府的官方主题还存在一些疑虑。与此同时,在对岸,沙巴日得到了确认,以纪念1963年8月31日北婆罗洲的自治(但严格

## 自由是我們國家的根基

阿比丁思

東姑再因阿比丁  
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  
(IDEAS) 创办人



说来并非“独立”——取决于你在对谁说)。即使是最重要的国家团结庆祝活动也陷入了分裂的泥潭,幸好距离马来西亚日还有一周,这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遇。

在国家原则的五项原则中,有两个关键概念被点出:“忠于国君”指的是国家元首制度(以及由此延伸的各州统治者)和州元首。而“维护宪法”则是指在联邦体制下,我国的联邦宪法主要阐明了我国的机构和程序。

本周我经常忙于解释这些事情,因为很多国际代表在吉隆坡出席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也有参与的三场活动:伊斯兰与自由网络论坛、亚洲自由论坛,以及自由主义论坛。虽然在马来西亚,“自由”和“开明”已成为肮脏的词,但见到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和亚洲邻国的倡导者一直令人放心,他们不仅明白这些想法是有益的,而且实际上羡慕我们,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东姑阿都拉曼就在统治者的同意下宣布,这是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主权民主国家”。这与许多其他诞生于共产主义或军事独裁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我的国际新朋友们,历代政客扭曲了这一愿景。如今,政客们要么积极利用——要么至少发现自己不得不参与——种族和宗教的分裂言论。随着社区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对极端分子的安抚也越来越多。政府要想提出让所有人都满意(昂贵的咨询公司对此非常高兴)的政府口号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按照我们的开国先贤们达成的共识,唯一可持续的出路是政客们鼓起政治勇气,重新就我们的国家为何存在达成共识,并开展公民教育,确保下一代理解为何国家是如此珍贵。